

集部經典丛刊

# 李清照集

岳麓书社



李清照

集

杨合林

编注



藏书



岳麓书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清照集 / (南宋) 李清照著；杨合林编. —长沙：  
岳麓书社，1999.6 (2001 重印)  
(集部经典丛刊)

ISBN 7—80520—790—9

I. 李… II. ①李… ②杨… III. 宋词—选集  
IV. I222.8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361 号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胡 颖

## **李清照集**

杨合林编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字数：170,000 印数：10,001—14,000

ISBN7—80520—790—9  
1·466 定价：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 前　　言

## (一)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父祖皆有名当世。<sup>①</sup>父亲李格非，学者兼文学家，曾师从苏轼，与当时著名文士如“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有密切往来，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著述较多，有《洛阳名园记》传世。其论文主“诚”，以为“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sup>②</sup>母亲王氏，出身名门，亦善文。父亲的文学活动及其造诣，母亲的一定文学素养，对李清照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应有相当的影响。少年李清照就已展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王灼《碧鸡漫志》说她“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瞻，逼近前辈。”<sup>③</sup>朱弁《风月堂诗话》也说她“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sup>④</sup>

## (二)

李清照十八岁时，嫁赵明诚。赵明诚之父赵挺之与李格非虽为儿女亲家，但在政治上却分属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李赵联姻之次年，即崇宁元年（1102年），以蔡京、赵挺之为首的一派，定元祐党籍，李格非被划入其中并不断遭到打击排挤。为此，李清照曾上诗救父并对赵挺之表示抗议。<sup>⑤</sup>但李赵二人的爱情婚姻并未因父辈的相互倾轧而受到多大影响。

李赵爱情婚姻之幸福美满，前人已注意及之。明人江之淮说：

“自古夫妇擅朋友之胜，从来未有如李易安与赵德甫者，佳人才子，千古绝唱。”<sup>⑥</sup>清人符兆纶也说：“真夫妇相笃，风雅相深，固宜超出寻常万万。”<sup>⑦</sup>符氏“风雅相深”一语正道出了李赵爱情婚姻的基础。所谓“风雅相深”当然不同于平常儿女的“卿卿我我”，而是出于对文化传统的古道热肠，具体地说是二人对金石字画、古籍文物的满腔热忱。这种文化关怀贯穿于二人生活的始终，并构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赵明诚《金石录序》自谓“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则更为详尽地记录了二人搜寻、整理、护持金石文物的种种经历及心路历程。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其时，二人婚后不久，他们即已沉醉在对金石文物的“相对展玩咀嚼”之中。大观元年(1107年)，赵挺之倒台，赵明诚携李清照离开京师退居青州。十余年后，赵明诚知莱州、淄州。在此期间，二人文物收集、整理的工作，成绩斐然。李清照说：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又说：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此一情节亦足见出二人生活的“风雅相深”，意趣盎然。

赵明诚知莱州时，李清照往赴其任所。到后赋《感怀》（并序）一首。大抵赵明诚出任郡守不久，忙于应酬，未能摆拨常务，反为“青州从事孔方兄”所累，使李清照有受冷落之感。特别是赵明诚住处“寒窗败几无书史”，“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所以诗并序的字里行间颇见其不悦之色。

其实，赵明诚虽处仕宦，其风雅素心并不曾稍减。有知淄州时所书《白居易〈楞严经〉跋》为证：“……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sup>⑧</sup>赵明诚不以“州守”为重，而以“有素心之馨”为得；复从其夫妇“相对展玩，狂喜不支”的情景尤可想见其为人。

北宋覆亡，宋室南渡。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二人苦心经营的金石文物散落毁灭的命运已势不可免，而二人决意护持之心力愈见精勤。赵明诚《蔡忠惠〈赵氏神妙帖〉（三帖）跋》云：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  
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  
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  
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sup>⑨</sup>

宋室南渡的第三年（1129年），赵明诚病逝。从此，护持金石文物的重任就由李清照独自支撑。《金石录》所载之《汉巴官铁量铭跋尾注》，当即李清照晚年所作。又据宋人洪适《〈金石录〉跋》载，《金石录》一书，“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sup>⑩</sup>李清照所作的这一切，既是出自她对金石文物的一贯热诚，也是为着继承赵明诚的遗志，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要了解李清照的生平与创作，就不能不联系她爱情婚姻的实际，她与赵明诚曾经有过的颇具现代色彩的爱情故事。而这一故

事正是以金石文物为基石的。

### (三)

在李清照的晚年生活中，也是感情生活中，有一事对她的打击来得格外惨重。那就是她的再嫁旋即离异。

李清照的再嫁与离异在当时即已招致广泛非议，后世更是议论纷纭，一至于今。或有说她再嫁一事并不存在，乃小说家言，为人厚诬所致。明人郎瑛、徐燎即是较早对李清照再嫁一事提出疑问的。郎瑛认为：“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之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但不知何为有再醮张汝舟一事。”<sup>①</sup>徐燎则说：“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sup>②</sup>清人论列此事，遂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其观点基本上都是否定李清照有再嫁一事。其实，李清照再嫁一事，属不争的事实。宋人笔记众口一说，当时史家亦明文载录。<sup>③</sup>更有李清照自己的手笔《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作为佐证。

李清照再嫁张汝舟在绍兴二年（1132年），是赵明诚去世后的第三年。其时，李清照背乡离井，漂泊流离，既无生活上的依靠，更缺乏精神上的依托。况又年迈有病，<sup>④</sup>迫切需要有人照顾。

《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一文，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颇多愤激之辞，是以文中关于再嫁的某些情节以及对张汝舟的描述，就不必一一坐实。李清照现存《瑞鹧鸪·双银杏》词一首，或即李张短暂婚姻的产物。<sup>⑤</sup>词云：

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谁教并蒂连枝摘，醉后明皇倚太真。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

此词咏物而实为写人、言情之作。上片“谁怜”二句当为李清照漂泊流落而又不甘沉沦这种处境与心态的写照。“风韵雍容”句用司

马相如“之临邛”典故。<sup>⑯</sup>此处或即以司马相如比张汝舟，而暗中以寡居的卓文君自况。下片“并蒂连枝”、“明皇倚太真”、“有意”、“两家新(心)”，语语都关涉男女之情。若此词果为再嫁而作，则说明李张婚前有过一些往来，其中包括诗词唱和。但李清照对张汝舟了解不深，婚后才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赵明诚与张汝舟之间，其反差何啻天壤。因此，李张婚姻不满百日即告破裂。

从李清照的词作可以知道，她少女时代就对爱情婚姻生活充满了浪漫、梦幻般的怀想。与赵明诚的结合，实即让她生活在了这种理想的境界之中。再嫁张汝舟，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为旧梦重温，追回昔日的好时光，所谓“玉骨冰肌未肯枯”当亦有此种含义在。但事与愿违，新的婚姻不仅没有将她重新带入天堂，而且还将她下到了地狱。所以，李清照为解除这一婚姻，不惜玉石俱焚，以绝决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李再嫁在绍兴二年夏，同年九月，李亲至官府讼告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有司判张私罪，被诏除名，编管柳州。李张婚姻因此结束。但依宋律，以妇告夫，“虽得实，徒二年”。<sup>⑰</sup>后因得綦崇礼等人营救方才幸免。司马迁有云：“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sup>⑱</sup>李清照在讼告期间，“居囹圄者九日”，“被桎梏而置对”。<sup>⑲</sup>所作出的牺牲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此次再嫁与离异给李清照造成的伤害和打击，较之从前遭际之种种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事还使得李清照的凄凉晚景更为雪上加霜。这从宋人笔记的有关载录可略知其大概。王灼说：“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sup>⑳</sup>朱彧说：“不终晚节，流落以死。”<sup>㉑</sup>胡仔则说：“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sup>㉒</sup>又，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谓：“夫人幼有淑质，故赵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余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sup>㉓</sup>是晚年李清照的遭遇令人联想到鲁迅笔下

的祥林嫂。这也是为什么李清照晚年作品中的感情是如此沉郁、凄惋。

#### (四)

李清照身为女子，而其创作却“倜傥有丈夫气”，<sup>⑩</sup>“意气豪荡”，<sup>⑪</sup>“气象宏敞”。<sup>⑫</sup>表现出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这种艺术个性的形成，原因有多个方面，而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则是其重要的方面。而汉儒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和魏晋名士的生命自觉意识对李清照的创作影响尤为重大。

经学在汉代最为昌明发达。在经学的基础上孕育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精神。汉儒重“名节”，或“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sup>⑬</sup>或“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sup>⑭</sup>此种精神代代相传，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堪称宋人的代表。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年青时即以“独用意经学”为世所注目。<sup>⑮</sup>其为人为官、进退出处尤能以道义自期。这对李清照必有一定之影响。李清照在其早年创作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中就显示了独到的政治见解和尖锐的批判锋芒。南渡之初，她“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sup>⑯</sup>可见其锋芒所向，一针见血，并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影响。朱熹曾感叹地写道：“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云云。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sup>⑰</sup>其《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尤为横放杰出，迸发出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清人伍崇曜《打马图经跋》云：“《宋稗类抄》又称：‘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必戴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为事。’亦风流

放诞人矣。”“风流放诞”四字的确道出了李清照精神风貌的又一方面。魏晋名士风流对李清照的深远影响，从其词作中即可窥知一二。史载孔融“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sup>⑩</sup>李词云：“寂寞尊前席上。”<sup>⑪</sup>“坐上客来，尊前酒满。”<sup>⑫</sup>陶渊明有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sup>⑬</sup>李清照即吟味再三：“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sup>⑭</sup>“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sup>⑮</sup>“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sup>⑯</sup>“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sup>⑰</sup>《世说新语》专记魏晋名士风采，李词则多次称引此书。其《念奴娇》(萧条庭院)援用《赏誉》篇成句：“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摊破浣溪沙》(揉破黄金)咏桂花云：“风度精神如彦辅，大鲜明。”语见《品藻》篇。李清照最为倾慕的同性人物当属“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sup>⑱</sup>的东晋才女谢道韫。其《青玉案·送别》词称：“盐絮家风人所许”，即是以谢道韫自比。<sup>⑲</sup>后人咏写李清照，也往往将她与谢道韫相提并论，如清人范坰就有“远齐道韫应无愧，故宅犹称柳絮泉”的诗句。<sup>⑳</sup>李清照与谢道韫不仅才情绝代，后先辉映，且在精神上一脉流贯，千载相接。《世说新语·贤媛》载谢道韫嫁王凝之后，以其庸劣，“大薄凝之”，愤然道：“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而在李清照的《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其对张汝舟的痛加诋斥和鄙薄更是见于词色。对男人的鄙薄，肯定的是自我的价值和尊严。

值得指明的是，传统文化精神在李清照身上折射出新的时代内容。汉儒的社会批判精神融入了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号；魏晋名士的风流放诞，则掺杂了市井细民的审美情趣与人生理想，具有一定的冲决旧道德网罗，追求精神个性自由解放的色彩。

### (五)

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词学理论文章《词论》中提出了“词别是一

家”的见解。它标志着对词这一新诗体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是对词的独特品质和特殊地位的肯定。“词别是一家”，强调的是词与诗的分野。二者不仅体性、形式有别，更重要的是各自负载的文化内容不同。词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的是市民文化的发生与繁衍。诗词的分野本质上乃是旧有的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文化与新兴的富于生命力的市民文化的矛盾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庄词媚”，词为“小道”，为“艳科”。也因为此，诗表现的主要是男人的世界，而词则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

在词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对推动词的发展有着特别的贡献。其一是第一个大力从事词的创作的温庭筠，再就是倾毕生之力从事词的创作的柳永。他们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sup>⑩</sup>或“多游狭邪，善为歌辞”。<sup>⑪</sup>其创作，一个是“类不出乎绮怨”，<sup>⑫</sup>一个是“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sup>⑬</sup>从温庭筠的“绮怨”到柳永的“绮罗香泽之态”，确立的就是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的创作传统。当词与诗的分野日逐明晰，词的市民文化特质日见显明之时，词的发展也就面临了新的挑战。首先是苏轼的“以诗为词”，开豪放一派，实即要突破诗词在精神内容上的界限，以士大夫文化来充实、壮大词。其结果是，诗词在艺术上的界限也随之呈消失之势。于是有周邦彦为首的大晟词人站出来矫正苏轼之偏失，努力强调词在艺术形式上的固有特性。而其根本出发点却与苏轼并无二致，那就是在精神上的以“雅”代“俗”，剔除词的传统中内涵的市民文化内容。所以苏轼的功绩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sup>⑭</sup>周邦彦则“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sup>⑮</sup>李清照的词论和创作就产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并对词在音律、形式上的种种特点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但她却未能进一步阐明词的内在特质，相反还对此持否定态度。批评柳永词“词语尘下”即是明证。

这说明李清照受当时风气影响，并未从理论上廓清“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可喜的是，李清照在理论上留下的这一缺陷却通过她的创作实际得到了弥合。前人论其词，说：“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sup>⑨</sup>她早年词作或写少女怀春的顾盼生辉、风情万种，或写思妇相思的刻骨铭心、缠绵浓至，晚年词的“颇带伧气”，<sup>⑩</sup>无不表现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和韵味。可见，“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李清照从理论的层面只论证了一半，另一半也是关键的一半是通过实践的层面来完成的。

词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的传统，但词的作者基本上是男性，词中的世界多属男人眼中的女性世界。有关她们生活遭际与感受之种种，她们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都要由男性来“代言”。至李清照始“写出妇人声口”。<sup>⑪</sup>诚如王闿运评其《醉花阴》(薄雾浓云)时所说：“此语若非出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sup>⑫</sup>又，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云：“孙夫人：‘闲把绣丝持，认得金针又倒拈。’可谓看朱成碧矣。李易安：‘此情无计可消除，方下眉头，又上心头。’可谓憔悴支离矣。秦少游：‘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则一二时无间矣。此非深于闺恨者不能也。”有趣的是，王氏所引“安排”数句恰也是李清照词而非秦少游作。深于闺恨的，莫过于女性。

词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身为女性的李清照在诸多作者中正可谓得天独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她在词史上的地位似应有更新的认识。明人徐士俊说：“余谓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二安之外，无首席矣。”<sup>⑬</sup>清王士禛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sup>⑭</sup>沈谦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sup>⑮</sup>“正宗第一”、“婉约宗主”、“当行本色”，等等，李清照当之无愧。

## (六)

编注这本集子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李清照其人及其作品。书中将李清照的创作分类(词、诗、文)按时间顺序编次作注。其后附录了《李清照事迹系年简编》、《李清照研究资料选编》及《李清照研究著作目录》。编注过程中,参酌了大量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清照集校注》(王学初)、《重辑李清照集》(黄墨谷)、《李清照资料汇编》(褚斌杰等)、《李清照研究论文集》(济南市社会科学院)、《李清照诗词评注》(侯健、吕智敏)、《李清照研究论文选》(济南市社会科学院)、《李清照研究丛稿》(王璠)、《李清照全集评注》(徐北文)等,因限于体例,书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并致歉意。本书的完成还应特别地感谢吴泽顺先生的鼓励和支持。错误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 ①《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  
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
- ②③《宋史·李格非传》
- ④⑤《碧鸡漫志》卷二
- ⑥⑦《风月堂诗话》卷上
- ⑧见张琰《洛阳名园记序》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 ⑨《古今女史》卷一引
- ⑩《续修历城县志》引《历下咏怀古迹诗抄》
- ⑪《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卷二引
- ⑫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引
- ⑬《隶释》卷二十六
- ⑭《七修类稿》卷十七
- ⑮《徐氏笔精》卷七

- ⑬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 ⑭⑯《投内翰綦公崇礼启》
- ⑮此词是否李清照作，学者中尚有异议。这里初步提出个人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 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 ⑰《新详定刑统·斗讼律》
- ⑱《报任少卿书》
- ⑲《萍洲可谈》卷中
- ⑳《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
- ㉑《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 ㉒沈曾植《蕙阁琐谈》论其词
- ㉓王培荀《乡园忆旧》卷四评《打马赋》
- ㉔赵世杰等《古今女史》诗集卷六评《题八咏楼》
- ㉕㉖《世说新语·德行》
- ㉗庄绰《鸡肋编》卷中
- ㉘《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 ㉙《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张璠《汉纪》
- ㉚《满庭芳》〔芳草池塘〕
- ㉛《蝶恋花》〔玉瘦香浓〕
- ㉜《饮酒二十首》其五
- ㉝《醉花阴》〔薄雾浓云〕
- ㉞《多丽·咏白菊》
- ㉟《鹊桥仙》〔寒日蕭蕭〕
- ㉛《声声慢》〔寻寻觅觅〕
- ㉜《世说新语·贤媛》
- ㉝见《世说新语·言语》
- ㉞《续修历城县志》引《风冷集》
- ㉟《旧唐书·文苑传下》
- ㉜《避暑录话》卷三

- ④⑤刘熙载《艺概》卷四
- ⑥胡寅《题酒边词》
- ⑦沈义父《乐府指迷》
- ⑧许昂霄《词综偶评》评《声声慢》
- ⑨李攀龙《草堂诗余隽》卷二评《如梦令》
- ⑩《湘绮楼词选》前编
- ⑪《古今词统》附《批王世贞〈论诗余〉》
- ⑫《花草蒙拾》
- ⑬《填词杂说》

杨合林

1999年1月9日

# 目 录

前 言..... (1)

## 词

|             |      |
|-------------|------|
| 点绛唇[蹴罢秋千]   | (1)  |
| 浣溪沙[绣面芙蓉]   | (1)  |
| 浣溪沙[淡荡春光]   | (2)  |
| 浣溪沙[小院闲窗]   | (3)  |
| 怨王孙[湖上风来]   | (4)  |
| 如梦令[昨夜雨疏]   | (5)  |
| 如梦令[常记溪亭]   | (5)  |
| 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 | (6)  |
| 渔家傲[雪里已知]   | (7)  |
| 一剪梅[红藕香残]   | (7)  |
| 怨王孙[帝里春晚]   | (8)  |
| 庆清朝慢[禁幄低张]  | (9)  |
| 鹧鸪天[暗淡轻黄]   | (11) |
| 摊破浣溪沙[揉破黄金] | (12) |
| 小重山[春到长门]   | (13) |
| 念奴娇[萧条庭院]   | (14) |
| 醉花阴·重阳      | (15) |

---

|               |      |
|---------------|------|
|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 | (16) |
| 蝶恋花〔玉瘦香浓〕     | (18) |
| 多丽·咏白菊        | (19) |
| 点绛唇〔寂寞深闺〕     | (21) |
| 行香子〔草际鸣蛩〕     | (22) |
| 蝶恋花〔暖雨晴风〕     | (23) |
| 蝶恋花·题止昌乐馆寄姊妹  | (24) |
| 玉楼春〔红酥肯放〕     | (25) |
| 好事近〔风定落花深〕    | (26) |
| 菩萨蛮〔归鸿声断〕     | (27) |
| 满庭芳〔小阁藏春〕     | (27) |
| 临江仙〔庭院深深〕(二首) | (29) |
| 诉衷情〔夜来沉醉〕     | (31) |
| 浣溪沙〔莫许杯深〕     | (32) |
| 蝶恋花·上巳召亲族     | (33) |
| 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   | (34) |
| 鹧鸪天〔寒日萧萧〕     | (35) |
| 孤雁儿〔藤床纸帐〕     | (36) |
| 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   | (37) |
| 清平乐〔年年雪里〕     | (38) |
| 南歌子〔天上星河转〕    | (39) |
| 菩萨蛮〔风柔日薄〕     | (40) |
| 新荷叶〔薄露初零〕     | (41) |
| 瑞鹧鸪·双银杏       | (42) |
| 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   | (43) |
| 忆秦娥〔临高阁〕      | (44) |
| 渔家傲·记梦        | (45) |